

镜荣公传

士生三代，下范其身。於名教纲常兢兢焉，惟恐稍有陨越。而穷经研史，资之以畜其德者尤期一贯，而内外本末无不明，此数十载闭户潜修，卓然进乎先正，识者谓穷则独善，达则兼善，求之於韦布而不数覲焉，诚可为矜式而流传於无穷矣。若岳丈镜莹夫子大人系原渤海，望重庐陵。树槐师事最久，惓惓焉不忘於怀矣。盖当综观夫子生平，优於品，优於学，优於识，资江名儒也。初，先太岳翁剑秋公庭训十年，夫子惟命是从。冬不炉，夏不笼。乾乾惕惕，有董子下帷风，出就外傅，月夕花晨，请业请益，砥砺无少懈。历住龟台山馆，瑶华山馆，书籍盈楼，领取研究，手录尽余。萃菁华而涤糟粕，宿学黉之中年，马帐高悬，勤讲经籍，课艺，细心点窜，故负笈相从，多所成就。今有任司牧之责，称于员者，尺牘遥呈，深以荷春风化雨为感足见诲人殫厥志也。四秩补前清弟子员，名噪庠序，咸许以棘闱必售，逮科举废，学堂林立，竟以年将老而无争名矣。著作有梅蔚山房文稿，名言络绎，大气盘旋，有梅蔚山房诗稿，近体雄壮庄重，古体渊懿朴茂。识者综观诸艺，谓有名

大家风，非时手所能仿佛。事亲孝顺，出於至诚。太岳母病亟，夫子祷於司命，愿减算十年以延慈晖。而太岳母渐愈，竟届古稀。且成名以慰椿萱，尤不负课读之望，笃爱同气，与次弟兆耕先生，季弟会瀛先生，解馆余间，时相会晤，评今论古，常若友朋。诗云：“兄弟既具，和乐且孺。不其然乎！”前清光绪庚寅，欧阳氏族谱五续，夫子任纂修，披览数十传世系，上自万公以下，下迄诒、堂、宏、成各支。汇集成卷，条分缕晰，朗若列眉。其恩纶名位，忠节、理学、耆逸、诸志、存而不删，校而无讹，俾祖若宗，芳躅流传，足以令後昆而兴起，亦可谓有功家乘矣！光绪庚戌岁，有邻里倡修建石桥，诬压出费数百金之巨，案庭讯时，互相争论，几不能胜。夫子独奋袖而出，准情酌理，侃侃而谈。邑侯陶公复礼，为之感动，断清。命两造具结，百余年之害，一旦除之，里人赖焉。至其族某遭大难。竭力以御之。族某构讼，端正言以解之。气勇而无所惧；理明而无所惑，尤衣冠中所共仰者也。夫课子力田，而冢君镇南勤耕作；课子读书，而少君，毓忠励进修。诸孙尚幼，头角崭然。观其器宇，俱足恢先绪以光大门闾，斯乃夫子万世无疆之休也。虽然，夫子年已高矣，涵养天和。如少、如壮，固可操髦耄期颐之券；而性好读书，至老不倦。所谓“白

发无情侵老境；青灯有味似儿时”。可为夫子咏之。客来，释卷纵谈天下事，内政外交，孰得孰失，言之中肯，最足以动人听。孰谓其拘守旧学，非识时务之俊杰乎！树槐从游，数载感佩莫名。前岁法政学校毕业，取列高等候选文官。自今以往，果能操尺寸之柄，而使膏泽润同胞，庶不负夫子教以爱人之至意，而骏望亦於是慰焉。兹值季春二十一日，夫子花甲初临，儿孙拜舞，举室欢娱，树槐列东床，晓然於夫子之言行，不辞谫陋，而祝以文，据事直书，并非阿其所好也。世有知夫子之幽光潜德者，益叹树槐表扬之公矣。

民国八年己未，春月吉日

受业愚法学士王树槐、建勋、顿首拜误